

“为了我们”抑或“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意识形态的表达机制

——基于对《斑羚飞渡》的分析

黄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 文章以文本分析的方式, 通过个案剖析回答如下问题: 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教科书中表达自身。经由对语文课文《斑羚飞渡》的分析可知, 主流意识形态为保证其合法性, 在表达策略上采取了一种转换机制, 包括简化、侧重和逻辑转换诸环节。在对象文本中, 表现为将集体主义的牺牲逻辑转换为长辈为子辈牺牲的爱的逻辑, 即从“为了我们”的逻辑转换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逻辑, 其转换的动因源于取得观念的合法性。

关键词: 意识形态;《斑羚飞渡》;逻辑转换;表达机制
分类号: D64

在社会构成的意义上, 教育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之一, 而在现代社会, 学校教育则成为教育制度的主轴。学校教育系统的主体或建设者由现代民族国家承担, 国家在学校教育以至大部分的社会教育中起着制度的规定、阐释和执行、监督的角色。教育作为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 其首要功能在于灌输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体系。文章所欲讨论的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是如何表达自身的?

1 价值观与价值观的表达

凡被纳入教科书的作品皆由国家审定, 其所表达的内容与观念会成为法定知识和文化。《斑羚飞渡》所表达的价值观倾向极为明显, 即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事实上, 人们所接受的是经过自己过滤的观念, 而非最初传达的观念。社会学家托马斯认为: “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 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即人们对情境的主观解释或者理解会影响其行为。这就是托马斯定理。人们依循的行动原则是已经被自己所接受观念, 因此, 观念的力量不在

于观念本身, 而是使得人们接受此观念。在此意义上, 观念的表达重要于观念本身。观念的表达所依据的原则是与人们已有的观念系统保持一致, 因此, 如何表达观念使其能够为人们的观念结构所同化便成为观念宣传的关键所在。

文章所取的研究方式是选择教科书中的特定文本展开个案分析, 厘清其内容的表达机制。这种单一文本分析的方式失之于特殊化、偶然性, 且带有文本分析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 其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分析和揭示意识形态的表达机制和策略, 呈现清晰的分析脉络和逻辑。选择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斑羚飞渡》(又名《羚羊飞渡》或《生命桥》)作为分析对象。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对学生施以道德教育, 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斑羚飞渡》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材多年, 并被选入其他版本的语文教材, 足见其作品之优秀以及契合主流意识形态之深刻。文章从意识形态表达机制的角度对《斑羚飞渡》予以社会学的分析。首先, 需要明晰《斑羚飞渡》一文中行动群体的基本结构; 其次, 需要澄清文本所表达主要价值观念及其所采用的表达机制。

2 《斑羚飞渡》的群体结构

《斑羚飞渡》中通过“我”(猎人)之眼观察一群斑羚的行动, 斑羚群体及其行动是文中的主体部分。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场, 试图呈现一出真实的动物故事, 或者增加故事的真实性。以文学的标准衡量之, 旁观者立场能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 继而提高故事的感染力。但是, 这并不妨碍读者能够辨识出其虚构性。而且, 就现实中的斑羚而言, 文中所展现的故事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文中所描绘的斑羚种群乃是对现实中

的动物群体加以简化和理想化后的产物，借此虚构的理想群体，故事方能合理地发展下去。读者所当注意的是理想群体的特征，因为这是文本观念表达的载体，换言之，理想群体本身经过作者价值观的剪裁与规定，可以反映作者的价值观念。

斑羚群体（“斑羚”仅是一个象征，可由任何其他动物种群替代）的结构主要由两个对立维度构成。

（1）“领袖—群众”维度。在《斑羚飞渡》一文中提道：“斑羚群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只身材特别高大、毛色深棕色油光水滑的公斑羚身上，似乎在等候这只公斑羚拿出使整个种群能免遭灭绝的好办法来。”可以说，“镰刀头羊”在斑羚群体中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扮演着唯一的决策者角色；此外，在《斑羚飞渡》一文中提道：“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面，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有几只中年公斑羚跟随着镰刀头羊，也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因此，“镰刀头羊”也扮演着行动榜样的角色。相形之下，其他斑羚则或者以懦弱、绝望的形象出现，在《斑羚飞渡》一文中提道：“有一只老斑羚不知是老眼昏花没测准距离，还是故意逞能，竟然退后十几步一阵快速助跑奋力起跳，想跳过六米宽的山涧，结果在离对面山峰还有一米多的空中哀咩一声，像颗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好一会儿，悬崖下才传来扑通的落水声。”“灰黑色母斑羚的身体已经笼罩在彩虹炫目的斑斓光普里，眼看就要一脚踩进深渊去，突然，镰刀头羊‘咩——咩’发出吼叫……随着镰刀头羊的那声吼叫，灰黑色母斑羚如梦初醒，从悬崖边缘退了回来。”或者混入整体之中而没有具体的表现，居于群众地位的斑羚之于头羊的关系是信任、服从和跟随头羊的命令与行动。

（2）“年长—年轻”维度。斑羚群体的年龄特征表现得极为模糊，虽然文中有“中年斑羚”出现，但仍然是相对于年轻斑羚而言的，即属于“年长”的范畴。另外，尽管文中描绘了一只“母斑羚”，而镰刀头羊是一只雄斑羚，似乎出现了性别分化，不过作者并没有刻意区分雌雄性别，所以性别在文章中并不显著。此理想群体的构成颇为简单，极有可能是因为作者试图刻画出中心斑羚，而有意忽略了一个种群的复杂成分。

3 《斑羚飞渡》的价值观念

《斑羚飞渡》一文所表达的首要观念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即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个体应当为

集体的价值而服务，在文中表现为年长的斑羚为了整个种群的延续而自愿做“死亡的桥墩”。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是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并为当下主流所明确继承与宣扬。

《斑羚飞渡》所传达的另一种价值观念则是长辈对于子辈的照顾与爱护，文中老年斑羚之牺牲是为了年轻斑羚。长辈对于子辈的爱，甚至父爱或母爱，乃是近代的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儿童”观念的诞生与发展而逐渐出现。现代“儿童”的观念在 20 世纪始臻成熟，故而 20 世纪被称之为“儿童的世纪”。在近代之前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中国传统社会所注重的是整个家庭或家族的利益，子辈则属于增进家庭或家族利益的有用资本，因此，长辈对于子辈的爱护在家庭或家族中位于次要的位置，往往子辈的利益或幸福为家庭或家族的利益所支配。

再者，传统社会所提倡的美德乃是孝，由子辈为长辈付出，与现代的长辈为子辈奉献的观念相反。在现代社会，儿童的观念以及长辈须对子辈付出的观念已然成为普遍的价值。

4 《斑羚飞渡》价值观念的表达机制

《斑羚飞渡》一文所主要表达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与长辈对于子辈的爱观念，这两种价值逻辑在文中皆通过“斑羚飞渡”的过程和场面获得展示，集体主义的逻辑与爱的逻辑在文中两两相交，难以分离。就文中所刻画的“斑羚飞渡”的场面而言，当为全文最为精彩亦最富感染力的部分。

在这个画面中，其鲜明特征是“老—少”的强烈对比：年长的斑羚凭借娴熟的技巧以自己的身体做年轻斑羚的踏脚石，以自己的陨落换取年轻斑羚的生还。当年老的斑羚依次自觉地为年轻斑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读者的心灵在此刻受到震撼，为老斑羚的献身精神和画面的壮烈所感动。老羚羊的牺牲在拯救年轻羚羊的生命的过程中升华至高尚的层次，其道德感召力在无形中加于有感于此的读者心中。然而，何以读者能够毫不迟疑地承认并赞扬老羚羊的牺牲行为呢？固然，老羚羊本身所表现出的自觉、无私与决绝的美德能够打动读者，而它们为集体的延续牺牲自己的行为亦符合读者所接受的为集体服务的价值观念，即符合读者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系统。

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本身在此处遇到了矛盾，尽管老羚羊（包括头羊）的集体牺牲似乎完成了集体主义逻辑的表达。按照文中的设定，斑羚群体在

猎人的追捕下被逼至生存的绝境，其行动的唯一目标是保证种族的延续，为此不得不牺牲老羚羊的性命以挽救另一部分羚羊即年轻斑羚的性命，从而延续种族的生命。然而，此种设定恰恰违背了集体主义的行动原则。种族的延续需要最强壮、最能适应环境的成员，须遵循所谓“物竞天择”的原则，在种族面临灭绝的危机情境下，应当抛弃种族中最弱小、最无法适应环境的成员。

显然，现实中的动物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在危机情况下的行动往往依凭天赋的本能，因此，弱小而无能的成员会被自然淘汰掉，被淘汰的成员并不具有牺牲的自觉，而存活下来的成员亦无道德上的负担。在虚构的《斑羚飞渡》一文中，斑羚群体被赋予了强烈的拟人化特征与道德色彩。但根据理性的思考，斑羚群体应当放弃羸弱的成员，既包括年老的斑羚，也应包括幼小的斑羚，如此才能为种族的存续争得更大的可能空间。

“年长一年轻”的年龄构成是《斑羚飞渡》一文极为模糊的内容，在“飞渡”之前的准备中，因为年老斑羚的队伍数量太少而由头羊等中年斑羚予以充实的情节，暴露出“年老”一词的实际范围超出了常识所谓“年老”的界定。在牺牲的老羚羊中，有不少强壮的中年斑羚，甚至头羊；在“年轻”羚羊的范围中，文中并未对幼年羚羊到成熟羚羊予以清晰的划分。无法想象，一个种族中不存在各种年龄层次的成员。作者对“年长一年轻”范畴的刻意模糊化，固然很有可能出于文学性的需要，但在实际上则具有避免集体主义逻辑的矛盾的效果。

这一矛盾并非集体主义逻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集体主义逻辑与爱的逻辑产生了冲突。因为现代意义上长辈对子辈的爱观念无法认同为了集体的价值而牺牲孩子的性命。因此，在文中通过老羚羊为年轻羚羊架起“生命桥”的情节掩盖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与爱的价值逻辑冲突。

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在其推演的过程中改换了面目，如果说集体主义的逻辑是“为了我们”，而爱的逻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么，文中所呈现出来的表达机制将“为了我们”转变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代表了集体“我们”的延续与未来，另一方面则指幼小的“孩子”。通过这个概念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与爱的价值逻辑统合在一种逻辑中。之所以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需要爱的价值逻辑的外衣，其原因在于将自身配入现代社会普遍

的爱观念系统，以此与一般人的常识系统取得一致。倘若分析更深一层，则可以见到此种转换与包装的策略涉及更紧要的基础。

长辈对子辈的爱的基础是亲子之间天然的感情，以及人生而具有的同情心。基于此种天然的情感，长辈对子辈的爱显得自然合理而正当。但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则立足于集体高于个人的预设，因为集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所以个体应当为集体的价值和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性命。因此，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基础不同于爱的价值观念的基础。是故，此两种价值观念在逻辑基础上并不能达成一致。

在《斑羚飞渡》一文中，年老羚羊为年轻羚羊而牺牲的行为同时达成了维护集体存续的目的，将两种价值逻辑扭结于一处，同时完成了两种价值逻辑的展示。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集体主义价值逻辑通过老羚羊对年轻羚羊的爱行为完成了自身的合理化，将天然的情感因素导向为集体牺牲的道德弘扬层面。由此，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在天然情感的驱动下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此即将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置于爱的价值逻辑之中的表达机制的深层意义。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布尔迪厄, J.-C. 帕斯隆. 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害[M]. 邢克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 迈克尔·W. 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M]. 黄忠敬,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 张东荪. 哲学ABC[M]. 北京: 世界书局出版社, 1928.
- [4]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5] 汪凤炎, 燕良轼. 教育心理学新编[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 [6]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7] 彼得·伯格. 与社会学同游: 人文主义的视角[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9] 何鑫. 语文教学不应偏“形式”、忽“内容”: 基于千国祥执教《斑羚飞渡》的反思[J]. 教育科学论坛, 2021(1): 49-50.
- [10] 韩尚蓉. 《文学事件》之文学意识形态观[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6, 26(4): 118-122.
- [11] 潘采夫. 选课文与思想过滤[J]. 商周刊, 2014(6): 99.
- [12] 吴忠豪. 跳出讲读课文的思维定式: 也谈语文到底教什么怎么教[J]. 语文建设, 2015(28): 22-26.
- [13] 余秋兰. 初中语文动物题材选文的教学策略[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1.